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六祖法宝坛经
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
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
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
六祖法宝坛经定慧品第四
六祖法宝坛经坐禅品第五
六祖法宝坛经忏悔品第六
六祖法宝坛经机缘品第七
六祖法宝坛经顿渐品第八
六祖法宝坛经宣诏品第九
六祖法宝坛经付嘱品第十
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行由品第一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般若品第二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疑问品第三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定慧品第四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坐禅品第五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忏悔品第六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机缘品第七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顿渐品第八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宣诏品第九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付嘱品第十
>>>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首页
六祖大师法宝坛经

门人法海编集 后学德清勘校

机缘品第七

师自黄梅得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无知者。

时，有儒士刘志略，礼遇甚厚。志略有姑为尼，名无尽藏，常诵大涅槃经。师暂听，即知妙义，遂为解说；尼乃执卷问字。

师曰：‘字即不识，义即请问。'

尼曰：‘字尚不识，曷能会义？'

师曰：‘诸佛妙理，非关文字。'

尼惊异之，遍告里中耆德云：‘此是有道之士，宜请供养。'

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，竞来瞻礼。时，宝林古寺，自隋末兵火已废，遂于故基，重建梵宇，延师居之。俄成宝坊，师住九月余日，又为恶党寻逐。师乃遁于前山，被其纵火焚草木，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。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，因名避难石。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，遂行隐于二邑焉。

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。初参祖师，问曰：‘即心即佛，愿垂指谕。'

师曰：‘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。吾若具说，穷劫不尽，听吾偈曰：

“即心名慧，即佛乃定；定慧等持，意中清净。悟此法门，由汝习性；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。”'

法海言下大悟，以偈赞曰：

‘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，

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诸物。'

僧法达，洪洲人，七岁出家，常诵法华经，来礼祖师；头不至地。

祖诃曰：‘礼不投地，何如不礼。汝心中必有一物，蕴习何事耶？'

曰：‘念法华经，已及三千部。'

祖曰：‘汝若念至万部，得其经意，不以为胜，则与吾偕行。汝今负此事业，都不知过。听吾偈曰：

‘礼本折慢幢，头奚不至地；

有我罪即生，忘功福无比。”'

师又曰：‘汝名什么？'

曰：‘名法达。'

师曰：‘汝名法达，何曾达法？'复说偈曰：

‘汝今名法达，勤诵未休歇，

空诵但循声，明心号菩萨；

汝今有缘故，吾今为汝说，

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。'

达闻偈悔谢曰：‘而今而后，当谦恭一切。弟子诵法华经，未解经义，心常有疑，和尚智慧广大，愿略说经中义理。

师曰：‘法达，法即甚达，汝心不达；经本无疑，汝心自疑。汝念此经，以何为宗？'

达曰：‘学人根性暗钝，从来但依文诵念，岂知宗趣？'

师曰：‘吾不识文字，汝试取经诵之一遍，吾当为汝解说。'

法达即高声念经，至譬喻品，师曰：‘止！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，纵说多种譬喻，亦无越于此。何者因缘？经云：“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”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见也。世人外迷著相，内迷著空；若能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开，是为开佛知见。佛，犹觉也；分为四门：开觉知见、示觉知见、悟觉知见、入觉知见。若闻开示便能悟入，即觉知见，本来真性，而得出现。汝慎勿错解经意，见他道开示悟入，自是佛之知见，我辈无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谤经毁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见，何用更开？

汝今当信佛知见者，只汝自心，更无别佛。盖为一切众生，自蔽光明，贪爱尘境，外缘内扰，甘受驱驰，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，劝令寝息，莫向外求，与佛无二；故云开佛知见。

吾亦劝一切人，于自心中，常开佛之知见；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恶，贪嗔嫉妒谄佞我慢，侵入害物，自开众生知见。若能正心常生，智慧观照，自心止恶行善，是自开佛之知见。汝须念念开佛知见，勿开众生知见。开佛知见，即是出世；开众生知见，即是世间，汝若但劳劳执念，以为功课者，何异牦牛爱尾？'

达曰：‘若然者，但得解义，不劳诵经耶？'

师曰：‘经有何过，岂障汝念？只为迷悟在人，损益由己。口诵心行，即是转经；口诵心不行，即是被经转。听吾偈曰：

“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，

诵经久不明，与义作仇家；

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

有无俱不计，长御白牛车。”'

达闻偈，不觉悲泣，言下大悟，而告师曰：‘法达从昔已来，实未曾转法华，乃被法华转。'再启曰：‘经云：“诸大声闻乃至菩萨，皆尽思共度量，不能测佛智。”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见，自非上根，未免疑谤。又经说三车，羊鹿之车与白牛之车，如何区利？愿和尚再垂开示。'

师曰：‘经意分明，汝自迷背。诸三乘人，不能测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，铙伊尽思共推，转加悬远。佛本为凡夫说，不为佛说，此理若不肯者，从他退席，殊不知坐却白牛车，更于门外觅三车。况经文明向汝道，唯一佛乘，无有余乘。若二若二乃至无数，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，是法皆为一佛乘故。汝何不省？三车是假，为昔时故；一乘是实，为今时故。只教汝去假归真，归真之后，真亦无名。应知所有珍财，尽属于汝，由汝受用，更不作父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无用想；是名持法华经。从劫至劫，手不释卷，从昼至夜，无不念时也。'

达蒙启发，踊跃欢喜，以偈赞曰：

‘经诵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，

未明出世旨，宁歇累生狂；

羊鹿牛权设，初中后善扬，

谁知火宅内，元是法中王。'

师曰：‘汝今后才可名念经僧也。'达从此领玄旨，亦不辍诵经。

僧智通，寿州安丰人，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，而不会三身四智，礼师求解其义。

师曰：‘三身者：清净法身：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，别说三身，即名有身无智；若悟三身无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听吾偈曰：

“自性具三身，发明成四智，

不离凡闻缘，超然登佛地；

吾今为汝说，谤信永无迷，

莫学驶求者，终日说菩提。”'

通再启曰：‘四智之义，可得闻乎？'

师曰：‘既会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问耶？若离三身，别谈四智，此名有智无身。即此有智，还成无智。'复偈曰

‘大圆镜智性清净，千等性智心无病，

妙观察智见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圆镜；

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，

若于转处不留情，繁兴永处那伽定。

‘如上转识为智也。教中云：“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，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。”虽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转；但转其名，而不转其体也。'

通顿悟性智，遂呈偈曰：

‘三身元我体，四智本心明，

身智融无碍，应物任随形；

起修皆妄动，守住匪真精，

妙旨因师晓，终亡染污名。'

僧志常，信州贵溪人，髫年出家，志求凡性；一日参礼。

师问曰：‘汝从何来？欲求何事？'

曰：‘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，蒙示见性成佛之义，未决狐疑，远来投礼，伏望和尚指示。'

师曰：‘彼有何言句，汝试举看。'

曰：‘智常到彼，凡经三月，未蒙示诲。为法切故，一夕，独入丈室，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？

大通乃曰：“汝见虚空否？”

对曰：“见”。

彼曰：“汝见虚空有相貌否？”

对曰：“虚空无形，有何相貌？”

彼曰：“汝之本性，犹如虚空，了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；无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无有青黄长短，但见本源清净，觉体圆明，即名见性成佛，亦名如来知见。”

学人虽闻此说，犹未决了，乞和尚开示。'

师曰：‘彼师所说，犹存见知，故今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：

“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面，

不知一法守空知，还如太虚生闪电；

此之知见瞥然兴，错认何曾解方便，

汝当一念自知非，自己灵光常显现。”'

常闻偈己，心意豁然，乃述偈曰：

‘无端起知见，著相求菩提，

情存一念悟，宁越昔时迷；

自性觉源体，随服枉迁流，

不入祖师室，茫然趣两头。'

智常一日问师曰：‘佛说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弟子未解，愿为教授。'

师曰：‘汝观自未心，莫著外法相，法无四乘，人心自有等差。凡闻转诵，是小乘；悟法解义，是中乘；依法修行，是大乘。万法尽通，万法俱备，一切不染，离诸法相，一无所得，名最上乘。乘是行义，不在口争，汝须自修，莫问吾也，一切时中，自性自如。'

常礼谢执侍，终师之世。

僧志道，广州南海人也，请益曰：‘学人自出家，览涅槃经，十载有余，未明大意，愿和尚垂诲。'

师曰：‘汝何处未明？'

曰：‘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；于此疑惑。'

师曰：‘汝作么生疑？'

曰：‘一切众生，当有二身；谓色身、法身也。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；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。经云：“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”者，不审何身寂灭？何身受乐？若色身者，色身灭时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乐。若法身寂灭，印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？又，法性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；一体五用，生灭是常；生则从体起用，灭则摄用归体。若听更生，即有情之类，不断不灭；若不听更生，则永归寂灭，同于无情之物。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，尚不得生，何乐之有？'

师曰：‘汝是释子，何习外道断常邪见，而议最上乘法？据汝所说，即色身外别有法身，离生灭求于寂灭；又推涅槃常乐，言有身受用，斯乃执吝生死，耽著世乐。

汝今当知，佛为一切迷人，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；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。好生恶死，念念迁流，不知梦幻虚假，枉受轮回，以常乐涅槃，翻为苦相，终日驰求；佛愍此故，乃示涅槃真乐。

‘刹那无有生相，刹那无有灭相，更无生灭可灭，是则寂灭现前，当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，乃谓常乐。此乐无有受者，亦无不受者，岂有一体五用之名？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谤佛毁法。听吾偈曰：“

无上大涅槃，圆明常寂照，凡愚谓之死，外道执为断。

诸求二乘人，目以为无作，尽属情所计，六十二见本。

妄立虚假名，何为真实义？惟有过量人，通达无取舍。

以知五蕴法，及以蕴中我，外现众色像，一一音声相。

平等如梦幻，不起凡圣见，不作涅槃解，二边三际断。

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，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

劫火烧海底，风鼓山相击，真常寂灭乐，涅槃相如是。

吾今强言说，令汝舍邪见，汝勿随言解，许汝知少分。”'

志道闻偈大悟，踊跃作礼而退。

行思禅师，生吉州安城刘氏，闻曹溪法席盛化，径来参礼，遂问曰：‘当何所务，即不落阶级？'

师曰：‘汝曾作什么来？'

曰：‘圣谛亦不为。'

师曰：‘落何阶级？'

曰：‘圣谛尚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？'

师深器之，令师首众。

一日，师谓曰：‘汝当分化一方，无令断绝。'

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弘法绍化，谥号弘济禅师。

怀让禅师，金州杜氏子也。初谒嵩山安国师，安发之曹溪参扣。让至，礼拜，师曰：‘甚处来？'

曰：‘嵩山。'

师曰：‘什么物，怎么来？'

曰：‘说似一物即不中。'

师曰：‘还可修证否？'

曰：‘修证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'

师曰：‘只此不污染，诸佛之所护念；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'

让豁然契会，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，日臻玄奥；后往南岳，大阐禅宗，敕谥大慧禅师。

永嘉玄觉禅师，温州戴氏子。少习经论，精天台止观法门，因看维摩经，发明心地。偶师弟子玄策相访，与其剧谈，出言暗合诸祖。

策云：‘仁者得法师谁？'

曰：‘我听方等经论，各有师承；后于维摩经，悟佛心宗，未有证明者。'

策云：‘威音王已前即得，威音王已后，无师自悟，尽是天然外道。'

云：‘愿仁者为我证据。'

策云：‘我言轻，曹溪有六祖大师，四方云集，并是受法者，若去，则与偕行。'

觉遂同策来参，绕师三匝，振锡而立。

师曰：‘夫沙门者，具二千成仪，八万细行；大德自何方而来，生大我慢？'

觉曰：‘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'

师曰：‘何不体取无生，了无速乎？'

曰：‘体即无生，了本无速。'

师曰：‘如是，如是！'

玄觉方具威仪礼拜。

须臾告辞，师曰：‘返大速乎？'

曰：‘本自非动，岂有速耶？'

师曰：‘谁知非动？'

曰：‘仁者自生分别。'

师曰：‘汝甚得无生之意。'

曰：‘无生岂有意耶？'

师曰：‘无意谁当分别？'

曰：‘分别亦非意。'

师曰：‘善哉！少留一宿。'

时谓一宿觉，后著证道歌，盛行于世；谥曰无相大师，时称为其觉焉。

禅者智隍，初参五祖，自谓已得正受，庵居长坐，积二十年。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，闻隍之名，造庵问云：‘汝在此作什么？'

隍曰：‘入定。'

策云：‘汝云入定，为有心人耶？无心人耶？若无心人者，一切无情草木瓦石，应合得定；若有心人者，一切有情含识之流，亦应得定。'

隍曰：‘我正入定时，不见有有无之心。'

策云：‘不见有有无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'

隍无对，良久，问曰：‘师嗣谁耶？'

策云：‘我师曹溪六祖。'

隍云：‘六祖以何为禅定？'

策云：‘我师所说，妙湛圆寂，体用如如；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；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；禅性无住，离住禅寂；禅性无生，离生禅想；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'

隍闻是说，径来谒师。

师问云：‘仁者何来？'

隍具述前缘。

师云：‘诚如所言。'

师悯其远来，遂垂开决。隍于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。其夜、河北士庶，闻空中有声云：‘隍禅师今日得道。'

隍后礼辞，复归河北，开化四众。

有一童子，名神会，襄阳高氏子，年十二，白玉泉来参礼。

师曰：‘知识远来艰辛，还将得本来否？若有本则合识主，试说看。'

会曰：‘以无住为本，见即是主。'

师曰：‘这沙弥争合取次语。'

会乃问曰：‘和尚坐禅，还见不见？'

师以柱打三下云：‘吾打汝是痛不痛？'

对曰：‘亦痛，亦不痛。'

师曰：‘吾亦见，亦不见。'

神会问：‘如何是亦见，亦不见？'

师云：‘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愆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；是以亦见亦不见。汝言亦痛亦不痛，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；若痛，则同凡夫，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见不见，是二边；痛不痛，是生灭。汝自性且不见，敢尔弄人？'

神会礼拜悔谢。

师又曰：‘汝若心迷不见，问善知识觅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见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见自心，却来问吾见与不见。吾见自知，岂待汝迷？汝若自见，亦不待吾迷，何不自知自见，乃问吾见与不见？'

神会再礼百余拜，求谢过愆，服勤给侍，不离左右。

一日，师告众曰：‘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诸人还识否？'

神会出曰：‘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'

师曰：‘向汝道无名无字，汝便唤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盖头，也只成个知解宗徒。'

祖师灭后，会入京洛，大弘曹溪顿教，著显宗记，盛行于世；是谓荷泽禅师。

一僧问师曰：‘黄梅意旨，甚么人得？'师云：‘会佛法人得。'僧云：‘和尚还得否？'师云：‘我不会佛法。'

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，而无美泉；因至寺后五里许，见山林郁茂，瑞气盘旋；师振锡卓地，泉应手而山，积以为池，乃跪膝浣衣石上。

有蜀僧才辩谒师，师曰：‘上人攻何事业？'

曰：‘善塑。'

师正色曰：‘汝试塑看。'

辩罔措。过数日，塑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曲尽其妙。

师笑曰：‘汝善塑性，不解佛性。'

即为摩顶授记，永与人天为福田，仍以衣酬之。

辩取衣分为三：‘一披塑像，一自留，一用缏裹瘗地中。誓曰：‘后得此衣，乃吾出世，住持于此，重建殿宇。'宋嘉祐八年，有僧惟先，修殿掘地，得衣如新。像在高泉寺，祈祷辄应。

有僧举卧轮禅师偈云：

‘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

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'

师闻之曰：‘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系缚。'

因示一偈曰：

‘惠能没伎俩，不断百思想，

对境心数起，菩提作么长。'